

白兔湖的秋天



安徽省安慶府的東北，有個綺麗的沼澤，叫做「白兔湖」。湖的四周，農莊棋佈，碧水縈迴，綠野如茵，是一個江北的魚米之鄉。

最近兩個月以來，余大宏常常到湖邊來射野鴨，晚上就住在劉家莊的劉姨媽家。劉家莊座北向南，背山面水，果真得到天地的英靈，丁口繁衍，六畜興旺，算是本境數一數二的富莊。可是，劉姨媽却命途多舛，十二年前把劉姨爹丟了，遺下一子一女，由劉姨媽撫養，靠幾十畝租田過活。

劉姨媽勤儉持家，母子相依為命，度過幾次荒年，否去泰來。大表弟劉少亭，已在安慶舊制中學畢業，回到劉家莊，擔任小學教師。表妹劉梅芬，已亭亭玉立，主持家務，倒是一個四鄰聞名的伶俐女子。

劉梅芬也受過幾年的新教育，頭腦自然開通。剛是「五四運動」後的兩年，自由戀愛的風浪，已吹到了安慶，風靡了青年男女，大家躍躍欲試；余大宏就悄悄地遞封信給表妹，表示愛慕之忱。這個新時代的少女，看了表哥的情書，情緒波動，終夜不眠，終於草成回書，偷偷摸摸地遞給余大宏，也表示相悅之意。

劉家莊的後山，丘陵起伏，綿延百里，余大宏的家，就住在這個山區。這些年來，治安欠佳，余家莊的人家，都準備着長短槍枝，防禦強盜。余大宏早晚習射，已是一名優秀的年輕射手了。

余大宏常常以獵射野鴨為名，三天兩天，從余家莊步行三十華里的路程，到白兔湖邊，射殺晚棲的野鴨，借機與表妹幽會。

白兔湖的黃昏，雲蒸霞蔚，浮光耀金；無限的景緻，甜蜜的戀情，余大宏和劉梅芬相偕在湖濱。余大宏把火銃把在胸前，鄭重地說：「梅芬！我是真心的……」

劉梅芬嚥了一口口液，過了半天才說：「表哥！你教我怎樣說出口？我，我也是真……」說着就低下頭。

余大宏說：「梅芬！我要回安慶去了，學校來了通知，下月一號復課，我們快要分別了！」

劉梅芬不作聲。余大宏接着說：「想不到這麼快就復課；我還說這次的內戰，又得打上一一年半載哩！」

劉梅芬擡起頭來，流着兩行淚，輕聲地說：「表哥！安慶的女子，比我們這裡自由，你會不會變心……」

余大宏搖頭，堅決地說：「我們在家鄉，是提倡自由戀愛的人；假如意志不堅，就會妨礙這個

運動，誰肯做新時代的罪人？我要一輩子愛護你。」

劉梅芬聽說表哥要一輩子愛護她，心弦震動，又不好意思提到一個「愛」字，便低下頭去，羞澀地說：「表哥！我也像你一樣……你要來信！」

「好！」天上飛來一群野鴨，余大宏一邊說話，一邊舉起火銃發射；砰的一聲，有兩隻野鴨，像斷了線的風箏一般，東飄飄，西飄飄，往地面落下。表兄妹兩人，那裡還顧得談情說愛，分頭去追捕那兩隻負傷的野鴨去了。

這一晚余大宏又住在劉姨媽家，思慮着學業和愛情問題。

余大宏回安慶的學校去了，靠書信維持着和劉梅芬的感情。但是，這份愛情，始終沒有公開。東村的李五娘就來說親；劉梅芬一點也不知道，劉姨媽却和李五娘接過兩次了。劉姨媽說女兒還小，也要問問女兒的哥哥劉少亭，又因風氣在變，不能不問女兒。她一個寡婦人家，不敢作主。

李五娘是白兔湖濱的「大媒婆」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都在計算着人家的兒女，某人當婚，某人該嫁。現在東村有個死了妻子的徐占魁，年已四十有一，經李五娘的慫恿，以劉家孤兒寡母可欺，就明白告訴劉姨媽，硬要娶劉梅芬去填房。

劉少亭知道徐占魁虛媒硬娶的威脅，就把原委稟告劉氏宗親族長，幾乎引起「劉徐械鬥」。徐占魁見劉家也不好惹，祇好知難而退，但却懷恨在心，總想借機生事。徐占魁正在無計可施的時候，孫傳芳為了防阻吳佩孚的兩湖部隊東取江浙，也開來一支招安軍，在白兔湖一帶佈防；招安軍司令叫朱雄，就駐在徐占魁家。這位朱雄司令，隨身帶來了兩個姨太太，還嫌寂寞，表面上派人來「請」徐占魁去盤問，誰家有好姑娘？朱雄對徐占魁說：「咱不貪多，孝敬老子一個就好；『原裝貨』有獎……」

徐占魁一邊抽煙，一邊穩紮穩打地說：「在大地方，我徐占魁比不上一隻狗。在白兔湖這個小地方，司令！您放心，這點小事，包在我手上了！」

朱雄一絲笑容也沒有，瞪着眼，認真地說：「咱是軍人，大老粗，一條腸子通屁股，沒有彎轉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『充裝貨』要你的腦袋……」

徐占魁攏着手，打斷了朱雄的話，笑着說：「我連鄉長也會當，您是什麼人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嗎？『原裝貨』不孝敬司令，還孝敬誰？」

朱雄在大煙床上，拍了徐占魁的大腿一下，表示「一掌為定」，放聲大笑了，又鄭重其事地說：

「告訴選定的姑娘，要錢咱給錢，要名咱給名。如果有個大舅子要收稅，在咱防區內，要那裡，咱給那裡！」

徐占魁大聲說：「好條件！好條件！」

朱雄笑着說：「咱做司令的公道吧？」

「公道！公道！」

徐占魁向朱司令行了鞠躬禮，答應明天回話，告辭走了。可是，事情並不那麼簡單，朱雄却派了副官林忠誠，跟隨徐占魁而去，就近商處實際問題。

林副官對徐占魁說：

「咱家司令的條件好，要求也很高……」

徐占魁有些害怕了，不知要求有多高，就搶着問：「朱司令的條件是甚麼？」

「四大條件：一要處女，二要年輕，三要漂亮，四要女學生；先送給咱過眼！」林副官一邊說，一邊笑，看徐占魁怎樣應付這個難題。

徐占魁裝得滿有把握地說：「容易！容易！不知朱司令要文妾，還是武妾！」

林副官詫異地問：「什麼叫文妾？什麼又叫武妾？」

徐占魁撒個謊：「這是我們這小地方的規矩，文妾選媒，花轎送門。武妾就是搶親！」

林副官搶着說：「咱懂！咱懂！先讓咱過眼，報告了朱司令，當文就文，當武就武！」

徐占魁沒有說話；他在考慮如何帶林副官去看劉梅芬，因為他和劉家已結下仇恨，不敢到劉家莊去；也不敢洩露消息，免得將來軍隊開走了，劉家莊的人來找他報仇；他祇想暗中迫害劉梅芬，就去找李五娘出個計策了。

可是，林副官一步也不肯離開徐占魁，好像非立即找個大姑娘來不可。徐占魁要去找李五娘商量，怎能帶林副官一道去呢？他就對林副官說：「對不起！林副官！這種事情，不比買豬買狗，我要找人商量，才會選到合條件的呀。」

林副官瞅徐占魁一眼，慢吞吞地說：「江湖上的規矩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門靠朋友，大家有個方便。」

「林副官！你的話是什麼意思？」徐占魁裝作不明白。林副官心裡想，徐占魁雖然是本地的頭人，到底還是土包子，就直截了當地說：「借幾個錢給咱家花用花用！朱司令面前一句話，咱說紅就紅，說黑就黑！」

徐占魁聽了林副官的話，裝成恍然大悟的樣子；「判官好色，小鬼愛財」，他就問林副官：「你想借多少錢呢？」

「十塊袁大頭——咱准你自由；如果選不到女學生，五十塊，包給咱去騙朱司令；如果沒有處女，一百塊，咱家自有言語，保證朱司令不發脾氣！」

徐占魁想，有價錢就好辦。不管怎樣，劉梅芬既年青又漂亮，也讀過書，都合朱司令的條件了；萬一不是處女，頂多送林副官一百塊袁大頭，請他向朱司令說好話就成了。一百塊袁大頭，自然要由農家去分攤，還可加收三成應酬費。徐占魁就給林副官十塊大頭，又把他安頓在鄰家，便一個人摸到李五娘家去，把朱司令要選美女的情節，都告訴了李五娘。

李五娘是個五十多歲的媒婆，見聞寬廣，臉厚心黑，嘆口氣說：「徐二爺！虧你還想到害人，你真是個不懂事的都頭，朱司令要玩女人，怕的是尋死尋活，鬧得不愉快，才說要錢給錢，要名給名，大舅子要收稅，他也會給，全是騙人的。過了夜就什麼也沒有了，誰敢放個屁？」

徐占魁笑着說：「朱司令騙了劉梅芬，該她劉家倒霉，干我屁事！」

李五娘也笑了一笑，拖着嗓子說：「徐二爺！你來找我幹嘛？」「幫忙呀！」

「我吃飯飯沒事做嗎？幫別人去騙人？」

「我知道送禮的。」

「送多少禮？」李五娘盯住徐占魁。

「你開口。」

「五百塊袁大頭。」

「三百塊行不行？」

「先送一百塊，兩百塊可以後交。」李五娘決斷地說。

徐占魁馬上承諾了，真把家裡的一百塊袁大頭，送去李五娘家。又送給林副官五十塊袁大頭，悄悄地對林副官說：「我們的地方雖小，規矩倒滿大，你什麼都不必問，跟李五娘去劉家莊看姑娘就好，他要你講什麼，照她的意思講講。她帶你去的是劉梅芬，是白兔湖的有名的伶俐女子，真會做了李司令的夫人也說不定！」

白兔湖一帶，住滿了烏合風頭的軍隊，大凡年輕的婦女，都躲藏起來了。劉梅芬藏在暗樓上不敢下來，每日三餐，都由母親送到樓上；她的哥哥劉少亭，要籌備小學生的遊藝會，歡迎軍閥部隊的官兵，望他們「保境安民」。

李五娘把林副官帶到劉梅芬家，在劉梅芬母親的耳邊，悄悄地說：「劉大嬸！恭喜你！你們劉家好大的福氣呀！朱司令已經看中你家梅芬了，請我做媒。這位林副官帶來了一分禮，請你收下。」

劉梅芬的母親，嚇得不能言語，心不斷地跳動。

林副官脫下軍帽，按照預定計劃，向劉大嬸行個鞠躬禮，獻上兩包白糖，兩盒上海出產的餅乾，兩段花布衣料，兩壺土酒，兩隻雞。表示朱司令「衣被羣生」，給劉家很大的面子。

劉大嬸真是「受寵若驚」，惶恐失色，老淚橫流，不知如何應付厄運。但她還是咬牙切齒地說：「李五娘！你別欺壓我們孤兒寡母！人是你勾引來的，『什麼朱司令』，怎會知道我家有個姑娘？」

林副官笑了一笑，打開了一本簿子，把一張「湖濱小學」的照片取出來，指給劉大嬸看，故意兇狠狠地說：「這張學生跳舞的像片，你看過嗎？你家大姐不在這兒嗎？咱家朱司令瞄上了她，你還怪什麼李媒婆！給你劉府面子，你還不感激，說起『二話』來了，朱司令就是朱司令，難道是狗司令不成！你侮辱長官，當心腦袋瓜……」

林副官在嚇唬，李五娘又在一旁幫腔，逼迫劉大嬸馬上把劉梅芬交出來，不交不走。劉梅芬的母親，堅持不肯，聲言寧死不屈。林副官拍桌子，打板凳，罵是罵，吼是吼；還把手槍拔出來，把子彈拉上膛，兇惡地說：「要活人困難，要死人還容易嗎？祇要槍咳嗽，閻王還不請你去享福嗎？」

「閻王會收你！收你們的豬司令狗司令！天哪！我是個寡婦人家，受你們這種罪，我不想活了……」

劉大嬸滿腦子的忠孝節義，那裡會怕死，用頭去撞林副官。這位林副官，怕朱司令罵他是個「笨蛋」，交辦的事兒辦不好，反而鬧了人命。時代到底是民國了，軍閥也怕鬧慘案的，那裡敢開槍，就用北派拳法，來半下「橫掃腿」，劉大嬸就絆倒在地，昏死過去。李五娘怕遭人命，伏在劉大嬸身上喊，希望魂魄不散。

屋裡鬧的一團糟，母親命在旦夕，爲了緩和局勢，救母一命，劉梅芬也顧不得什麼了，就走到暗樓口，大聲說道：「李五娘！你們要活的劉梅芬，還是要死的劉梅芬？」

林副官擡頭一看，劉梅芬果然姿色出衆，就來一個立正姿勢，裝的煞有介事，向劉梅芬行了一個鞠躬禮，自打左右兩頰各一下，規規矩矩地說：「小的該死！小的祇敢要活的！」

劉梅芬義正詞嚴地說：「回去告訴你的司令，婚姻是人生大事，沒有三媒六證，我是不願意的！一定要照規矩，正式結婚。」

林副官想，這女孩子倒有幾分膽識，不如把她騙走，交結朱司令，就算交了差事了。朱司令要不要她做姨太太，就看她的造化。林副官又裝的畢恭畢敬地說：「小的是來接小姐的，請小姐到東村去，當面和朱司令說，要些什麼禮節，咱家朱司令不比別的長官，他是心軟口慈的人，請小姐就走！」

劉梅芬順手拉出一把尖刀，對準自己的心窩說：「你要逼我走，刀可不留情呀！那裡有女子上男家門的道理！我也要打扮打扮，明天等你的司令，教他到我家來，我有話當面問他！你對司令忠心，也要對我忠心啊！遲早總是你家司令的人哪！」

林副官被劉梅芬唬住了，現了原形，真的搖尾乞憐地說：「小的怎敢逼你！咱走咱走！明日請朱司令來拜會小姐！」

林副官一邊退，一邊瞅李五娘一眼，退出劉家去了。

李五娘搖搖頭說：「這姑娘好厲害，膽也被她嚇破了！」

林副官撇撇嘴說：「朱司令耳朵最軟，碰到這麼厲害的女子，一定會娶她做夫人的；咱家實在不敢得罪她，要是她真嫁了朱司令，還要伺候她哩！」

李五娘嘆口氣說：「我怕上她的當，說不定今晚就逃跑了！」李五娘猜的不錯；劉梅芬等林副官和李五娘走了，就寫封信去安慶給余大宏表哥，說軍閥要壓逼成婚，祇好星夜逃往山區表哥家，請即回家，「帶妹到安慶避難！千急千急！」天黑之後，劉少亭帶着妹妹劉梅芬，尋條小路，逃奔山區余姨媽家而去。

誰知這兩兄妹，行不到一里路，就被哨兵擋下，不許通過。還算馬馬虎虎，釋放回家，沒有被林副官派去守候的人發覺。可是，正準備第二次逃走的時候，劉家的房前房後，已經被兵把守着，就算會飛，也難脫逃了。

第二天朱司令果然來到劉家莊，帶來了兩連衛士，先在劉家房前房後佈哨戒嚴。整個劉家莊的住民，都知道朱司令搶親了，誰不在暗中憤恨朱司令強霸？但也有人咒罵劉梅芬母子三人，不顧劉氏家族體面，公然答應嫁給朱司令做小，實在丟臉。

朱司令穿着長長的長靴，發光的馬刺，拖着短短的鏈條，在腳腰下發出尖銳的聲音。林副官在前面帶路，一步一拍地走向劉梅芬家去。沿途的哨兵

，此起彼落地行着禮，朱司令也就耀武揚威地走進劉家。

劉梅芬雖然打扮了一下，但還是坐在暗樓口；竹梯已被她抽上暗樓去了。朱司令看看情形不對，就劈頭劈腦，摔林副官幾個「巴頭」，發了虎威，像頭戲臺上的小花臉，撇着嗓子吼：「她媽的！相親是這樣相的嗎？你這小王八蛋……」

朱司令又踢了林副官兩馬靴，林副官拍拍屁股，走出門去了。朱司令就裝出笑臉，仰着頭，對暗樓口的劉梅芬說：「嗨！劉姑娘！你別怕，咱姓朱的司令，是個天生的怪物！對男人心硬，對女子心就很軟了！你下來！咱規規矩矩地對你！」

劉梅芬想以智謀拖拉幾天時間，再找機會逃跑，就嚴嚴正正地說：「朱司令！早遲都是你的人了，先談個條件吧。」

「什麼條件？」

「要就嫁你，要就殺了我！」

「當然娶你！給你做正式夫人！下來下來，咱家是個急性子！」

「要三媒六證，要拜天地，拜祖宗，擇個黃道吉日！馬馬虎虎我是不幹的！」

「噢！你架子好大，你不知咱是司令嗎？殺人比割草還容易！咱家是個急性子，我要你下來，你就得下來！」

朱司令比一下手勢，他的隨身衛士，大概八九人，都把手槍舉起，對準劉梅芬，威逼她下暗樓來。

「朱司令！有個條件！」劉梅芬看看事態嚴重，很難逃出這個軍閥的魔掌了，「你要答應我呀！」

「嚕囉！快說！什麼條件！」朱司令好像很不耐煩的樣子。

劉梅芬流着淚說：「最漂亮的女子，是東村徐占魁的大女兒，躲在閣樓上……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真的！」

「好的！一件一件的辦！你先說說你的條件。」朱司令揚揚手。

「徐占魁是我家的仇人，他想娶我做小，我不肯，他就害我，你答應替我報仇，我就答應你！」

「好好好！下來下來！」

「我要你來攙我！」劉梅芬裝個媚態，把竹梯放下，一邊招手，一邊叫朱司令上去攙她。

朱司令再注意劉梅芬一眼，真是「人才」出衆，那裡去找這等美人。便咧開了嘴，登梯去攙劉

梅芬，表示對少女的多情之意。

朱司令剛好爬到暗樓口，耳裡聽到林副官在喊：「司令！注意刀！」但已來不及，劉梅芬的尖刀，已刺在他的胸口。朱司令縮手抱住創口，用力不均，便跌下來了。那幾名衛士，開了一陣亂槍，不但打死了暗樓口的劉梅芬，連她的母親劉袁氏，躲在後房，也被亂槍射死。還算劉少亭在學校教書，幸免一難。

劉家莊可出了大新聞了；朱司令的參謀本部，宣佈一個「驚人的暗殺」消息，說劉梅芬充任「廣東方面」的間諜行刺，幸為衛戍部隊嚴密防範，朱司令僅負輕傷，「兇手」被衛士當場擊斃，「人心大快」云云。

過了兩天，徐占魁被朱司令關了起來，不但沒收了他的大女兒，全部家產也被「充公」了。三天之後，徐占魁，李五娘和林忠誠副官等三人，被剝去上衣，用細皮鞭抽打，遊街示衆；罪狀是，「欺騙長官，辦案不力」。劉家莊慘案就算告一段落。

可是，劉家的人，並未死絕。劉少亭在學校裡，聽說妹妹刺殺朱司令，母親和妹妹都死在亂槍之中，爲了逃命，他就繞道，逃跑到山區余姨媽家去了。

姨父余治平，是同盟會會員，在北京和天津一帶，進行革命工作。表哥余大宏在安慶讀書，尚未回家。但是，余家却是一個五代同堂的大家庭，人多嘴雜，劉少亭就被送往深山避難去了。

過了十多天，余大宏接到劉梅芬的信，趕回家來，才知道表妹並未逃抵余家莊，而且在家遇害，連劉姨媽也遭屠殺了。這青年血氣方剛，悲憤不已；又生逢反帝國主義，反封建軍閥的時代，學生界特別起勁；突然遭此打擊，對軍閥可說恨之入骨。余大宏又想到他的父親，參加革命，獻身國家，當然是余家的光榮；他自己是一個青年，也應該爲國家除害。何況「迫害到自己的身上」了？愛人和姨媽都被殺死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他就暗中和表弟劉少亭商量決定，教劉少亭射擊了兩天的手槍，就潛回白兔湖邊，尋找報仇的機會去了。

這兩個青年，帶來了兩隻手槍，一隻是「粵造十響」，一隻是金錢牌的外造左輪，翻越了許多丘陵，抵達白兔湖盆地的邊沿，已是傍晚時分了。他們躲在山陵的灌木叢裡張望，祇見遠遠的山路口，設有哨兵。在山陵附近的山地裡，有一個老頭子，正在捆束柴草，即將歸去。

那老頭子叫做劉毛牛，是劉家莊看祠堂的孤人；當過好多年兵，八年前才告老還鄉，都稱呼他「

毛牛大伯」。劉毛牛也因無兒無女，很喜歡孩子，是一個笑嘻嘻的老公公。劉少亭爬到地頭邊，輕聲：「毛牛大伯！大伯！」

劉毛牛聽準是劉少亭的聲音了，非常沉着地伸直腰，慢慢地移轉身軀，面對灌木林，看到劉少亭在那裡招手，才點點頭，像水牛走路一樣，提着一捆草走過去，含着淚說：「你回來做什麼？可憐的孩子，你媽和你妹子都裝棺了，等時局太平，你回來再下葬。你快逃走呀，軍隊挨家挨戶地去搜，要捉你，你快走！」

劉少亭心裡很悲傷，話也說不出，把他褲腰上藏着的左輪手槍掏出來，讓劉毛牛看看。劉毛牛知道這青年人是來報仇的了，點點頭，問道：「你一個人嗎？」

劉少亭伸着兩個手指；余大宏也在這時由草叢中竄起頭來，向劉毛牛笑笑。

「哦！是你表哥！」劉毛牛笑了起來，「你們躲在地棚裡好了，我會打聽消息來告訴你們，我也會帶吃的來。」

劉少亭激動的心情，平靜下來了，問道：

「我媽和梅芬的棺木，停在那裏？」

「停在祠堂背後，你不要多問這些，人已死了，家也封了。我會料理的，不用你掛心。你們兩表兄弟，儘管安心去報仇，等我的消息……」

劉毛牛去了；乘着雨夜，送來了一些飯食，告訴了一些莊上的情形。徐占魁，李五娘和林副官被剝衣遊街示衆的詳情，劉毛牛也一五一十地告訴了這兩表兄弟。劉毛牛並在地棚裡陪他們住了一夜，按照商量好的辦法，第二天由劉毛牛到東村去打聽朱司令的行踪，調查他局處的環境。余大宏兩表兄弟，也離開地棚，怕被人無意發現，就藏到深山裡去，夜裡再到地棚裡來會劉毛牛大伯。

一連拖延了四天，都沒有確實的消息，到了第五天夜裡，毛牛伯才探到好消息。說朱雄被劉梅芬刺中的輕傷，已經痊癒了，明天夜裡，要在徐家祠堂開新房，正式逼婚徐占魁的十六歲女兒徐彩虹，這是一個下手的好機會。

劉毛牛第二天提早到地棚裡來，他帶來了一隻煮熟的雞，三只牛眼睛杯，三炷香，一小壺酒，擺設在地棚口。這老人把三炷香點燃，酌了酒，祭天地祖宗，叫兩表兄弟跪下規規矩矩地磕頭。劉毛牛嘴裡說着：「天地有感，祖宗有靈，我家少亭和他的表哥余大宏，要去報仇了，保佑他們成功……」劉毛牛的聲音，有些沙啞。余大宏和劉少亭，都感動得流淚，劉毛牛也啞泣起來了。

三人胡亂吃了幾塊雞肉，喝了幾小杯酒。看看天色已晚，這兩表兄弟，就檢查一下手槍，把子彈拉上膛，向東村摸索而去。

徐家祠堂，背山面田；祇有一條四、五尺寬的田間道路，從東村直通徐家祠堂。朱司令的衛隊，就把守着這條獨路，不准任何人通過。但是，因爲祠背後是四五十公尺高的巖石，又生滿雜木亂草，還有一道土牆，依巖石形勢築着，衛隊就放棄後山的警戒了。

徐家祠堂後山的土牆，有幾個破洞，不但野狗鑽出鑽進，孩子們也常常去鑽那幾個破洞，在祠裡祠外捉迷藏。劉少亭在困因時代，就在這祠裡上小學，最熟悉徐家祠堂的地理環境。

依據劉少亭的猜測，朱雄這個傢伙，一定佔用祠裡的校長室，作爲他逼婚徐彩虹洞房。

校長室是在祠堂的左後角，隔着一道短牆，開着一道小門，有一個小小的天井，自成一個環境，是昔日祠裡的主計室。這個小天井的東邊靠着後殿，北靠着後山，西邊是校長室，也就是朱雄的洞房，南邊是通往祠院的小門，大大地開着。

劉少亭雖然熟悉環境，一則因手槍使用不熟，一則缺膽，摸到了徐家祠堂後牆，心在跳，手在發抖，顯然不能擔當重任。余大宏輕聲安慰他，叫他別怕。可是，劉少亭還是鎮定不下來。余大宏心裡也很着急，因爲他沒有見過朱司令，恐怕開錯了槍，白白地努力一場。

劉少亭的意志當然堅定，困難的是缺膽。但他總算把余大宏帶到了一個破洞口，余大宏鑽進破洞，往祠裏一看，把頭縮出牆外，在劉少亭的耳邊悄悄地说：「你別緊張，我看見小天井了，靜悄悄的，我去探探動靜。」

余大宏鑽進祠裏，順着後牆，往東邊俯伏爬行一丈多，可以看到校長室的門窗敞開，設有床被，點着一對紅燭，沒有人在裏面，祇有兩個衛士，坐在短牆的小門口把守。祠院裏燈燭輝煌，照耀如同白日。猜拳聲，哄笑聲，一陣陣地傳來，賓客正在恭賀朱司令「納寵」。

余大宏退到洞外，告訴劉少亭：「機會很好！我們要有耐心！要有勇氣！」

余大宏就把他的計劃告訴劉少亭，教他什麼也不必管，祇要聽到小天井裏有槍聲，便對準短牆的小門開槍，用火力封鎖那道小門。劉少亭便鑽進土牆的破洞，上半身伏藏在祠裏，把槍口對準小門，下半身却露在牆外。

余大宏另尋一個破洞，摸到小天井的後山邊，

暗藏了一會，趁小門口的兩個衛士，注意客人鬧朱司令的喜酒的時候，便摸進洞房，躲藏在床下。

朱司令「納的是臨時寵」，頂多睡一兩個月，就不要徐彩虹了，圖個新鮮而已。所以，朱司令隨身帶來的兩個姨太太，都很快樂地參加「納寵」之喜，不但飲酒作樂，還在席上鬧酒，逼徐彩虹叫她們姐姐，她們一個叫蕭艷秋，會唱幾齣京戲，常常調上幾嗓，讓朱司令過過戲癮；一個叫金翠玉，是從上海買來的妓女，很懂房裏的「規矩」，朱司令經常和她過夜。

喜筵就設在徐氏宗祠的正殿，也是東村小學「二部教學」的大教室。學生桌椅都搬在一邊，空出來的地方，擺了七桌喜筵。賀客都是朱司令的高級部屬；東村小學校長徐占光，是被迫參加的，他是徐彩虹的堂叔，算是主婚人。朱司令的酒，喝的有幾分醉意了，拍着徐占光的肩頭說：「他媽的！你這鳥校長倒佔了咱的便宜啦！咱要叫你叔丈人是不是？哈哈！」「哈哈！」

賀客們笑成一團，快樂得發狂了。

朱司令拉着徐彩虹的手臂，摸摸她的臉肥，得意揚揚地對賀客們說：「咱要進洞房去了！乾一杯！誰也不准走開，看了『落紅』再走！壓壓菜，還有五道菜哩！」

朱司令的參謀長胡想人，喊聲立正，所有的賀客，都站起來，「目送」朱司令進洞房。

朱司令攙着徐彩虹的手，走到小門邊，兩個衛士，一邊立正，一邊向朱司令行舉手禮。朱司令好像有幾分神精病的樣子，順手打那兩個衛士，一個一巴掌，噴着酒氣說：「行禮！向小太太行禮！臨，臨時太太……」

兩個衛士，祇好向徐彩虹行個禮。朱司令就把徐彩虹抱起，走進洞房，往床上一放，露着牙，微笑着說：「徐姑娘！你要咱替你脫衣服，還是你自己脫？」

徐彩虹坐在床上，低着頭不作聲。朱司令又問了兩次，徐彩虹才說：

「不知道！不知道！」

朱司令先去脫下他自己的軍服，叫一個衛士進來，替他脫了馬靴，順勢踢了那衛士的屁股一脚說：

「站到小門外去，別來看咱表演！關上門，誰來偷看，咱要誰的腦袋！」

衛士行個禮出去了，朱司令像猛虎撲羊一般，搶到床邊來蹂躪徐彩虹。這女孩子嚇得哭了，拒絕朱司令脫她的衣服，還順口咬住朱司令的手腕。